

金華洞天行紀金華游錄注合刊本

地824
68506
部=

中華民國廿四年
正月初七日收到

金華洞天行紀金華游錄注合刊本

民國廿三年九月金華何氏編
校上海漢文正楷印
書局代印

校刊金華洞天行紀並金華游錄注序

金華北山向擅石洞飛泉之勝，自經唐代道家品評，有第三十五洞天之名，而其名益著。迨宋元易代之際，遺民故老，多流匿浙東一帶，密圖規復。當日浦江之月泉吟社，隱然為民族運動之重心，而浦江方鳳長溪謝朝諸老實為東南盟主。徜徉於浙東殘山剩水之間，往往緣情託物，發為文章，以寓其黍離之餘韻。此金華洞天行紀，其尤著者也。用意深遠，文詞蘄拔，描寫洞天景色，不啻名家圖畫。益足使北山勝概，永垂不朽。清初會稽徐沁所作之注，疏通證明，網羅宏富。北山重要掌故，得此殆無遺憾。所謂採薇之魄，眉目如生，操蛇之神，林巒增勝者，洵非虛語。唯方謝二老之間，此紀究出誰手，向極聚訟。其在明代，諸大藏書家如程敏政陳繼儒輩以

金華游錄注合刊本

何氏校刊

此為謝氏作，而題為金華游錄。然又為初刊謝晞髮集所不收。而徐一夔、吳永、曹溶輩則又認為方氏作。明季張燧並收入所編方氏存雅堂遺稿中，而題為金華洞天行紀。清初陸大業重刊晞髮集，始收入遺集中，仍題為游錄，而徐沁又為此錄作注。自是一文不特二其主，且亦二其名焉。至清嘉慶中鮑廷博重刊宋遺民錄，又斷歸方氏，此殆為最後之論定。夫方謝二老，同為南宋高士，且又同游金華之北山，其生平相與之情與夫攜手同行之樂，詩文俱在，可見也。吾輩後生小子，若代為斷斷相爭，則二老泉下有知，必且為之齒冷。唯現編書目尚有誤二人為各有一錄者，未免失考。茲故依鮑氏之說，定為方作，並采張編遺稿刊文，正其名曰金華洞天行紀而印行之。又此紀篇末提及謝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而未轉錄，徐注亦不詳，茲亦附諸書後，俾成全豹。至徐注原題謝臯羽年譜游錄注，

著錄於錢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原為汪魚亭所藏舊抄。清季順德鄧實向杭州嘉惠堂借抄排印於晞髮集後，殆為此注最初刊本。唯間有手民之誤，茲並校正附刊於行紀之後，使成璧合珠聯之妙。獨惜此注仍沿游錄二字之舊，吾輩自未便僭為強同，遂至同屬一題而有神合貌離之象，此則無可如何者矣。又此注間有一二可商之處，因其無關宏旨，遂亦暫不補正，以免續貂之誚。中唯智者寺條下陸游尺牘其四中下諭法衣云云一句，意義不明，疑有奪誤。詢諸故鄉前輩，僉云原刻此處漫漶，無從印證，祇得付之闕疑之例云。近年浙東交通日便，游侶踵接。金華之三洞煙霞，光怪陸離，幾不可以名狀。故鄉父老蔣蓮僧，程錦堂，盛灼三，錢和忱諸公頗主重刊此紀，以供游覽北山或纂輯新志者之參考。茲謹不揣謏陋，勉力校印，聊報諸公關注故鄉泉石之雅。邦人讀此，不特於金華洞天

故實，備悉其詳，即方謝諸老當時一番復國之苦心，與夫清初徐氏所以作注之微意，亦或皆可於遊游金華洞天時，得其彷彿，而即景有以會心焉。則此紀若注之合刊並行，似更不無意義云。民國二十三年九一八紀念日金華何炳松謹序於上海寓舍。炳松素唐杜光庭洞天福地靈潛名山記稱金華山為洞元洞天列入三十六洞天章中世人遂多混稱金華山為三十六洞天更訛而為第三十六洞天日久相沿幾成定論王充所謂籠統並傳非實事殆即此類茲依杜氏原次仍定為第三十五云

目錄

金華洞天行記

金華游錄注

附錄

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金華洞天行記
金華游錄注合刊本

一
何氏校刊

金華洞天行紀 輯月山雜錄

浦江方鳳撰
同邑張燧輯

嘗閱程篁

按先公荆完先生書金華洞天行紀後曰，此從譜抄所錄。嘗閱程篁
墩宋遺民錄，標此為金華游錄，屬之謝臯羽。稱朝傳所著有浙東西
游錄九卷，此特其一云。不知此疇髮集所不收。又朝作金華洞人物
古蹟記，亦云友人方君鳳既集為行記，志所變怪，先後有差，云云。又
詳覽原跋，率首稱巖南韶卿，益可見也。故予斷以譜抄為確。手錄梓
行，以為好遊者一助。萬歷己未修禊日張一禎識。

己丑歲正月，謝朝臯羽，方鳳韶卿，約游洞天。
十一日，辛卯，韶卿攜子樗肖翁入邑，與臯羽及陳公凱君用，弟公舉帝臣
會。韶卿夜賦詩示同游者。

金華洞天行紀

金華游錄注合刊本

一 何氏校刊

十二日，壬辰，陰寒。韶卿拂曉，取道上洛之吳溪，過吳似孫續古，約俱行。至
橫溪，訪柳時聲父子。君用不至，帝臣從五路嶺先過門。臯羽繼至。會宿時
聲居。

十三日，癸巳，枕上聞雨。是晚以雨宿柳明府新居，各賦一首。

十四日，甲午，陰未曉即行。午度太陽嶺，晚泊上坦，欲訪雙巖鄭子有。子有
聞之，先至旅寓邀宿陵雲山房。城友葉謹審言適相遇於陵雲，約翌日同
至赤松。是夕子有出家藏先資政北山先生遺墨，及久近諸賢書帖共觀，
至夜分。韶卿書北山感雪竹賦後，臯羽亦題。

十五日，乙未，曉聞窗外葉聲，疑雨，起而視之，則霽。既飯，話良久，子有之姪
復留飲凝香閣。

晚抵赤松，自源口入，一里許，萬松矗翠，有亭跨中路，扁赤松山，舊樞密潛

齊王公整書。今住觀唐元素易以他書矣。沿溪入橋亭，扁金華福地，郡人潘繼先篆。過橋入山門，勅寶積觀額，大中祥符元年所賜，與殿中四錦幡及獻花四木孩，俱今猶存。入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爲濯纓堂，默成先生潘待制良貴書。入而爲松游亭，又入而爲枕流亭。觀之前爲臥羊山，即皇初平叱石成羊處也。道士王元台謝天與款宿。

謁沖應養素二真祠，二真初起初平兄弟也。松下有遇仙石，坐其上。相傳往年唐公李度有目眚，寓觀中，嘗憩茲石。遇二仙，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祝曰：後十八年，當相見郴州。及唐登第，授郴州。有二道士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治眼時語乎？既而遽之，不知所適，方知爲二仙云。時韶卿病目甚，故道士言之爲詳。回宿王謝房，各賦上元游赤松詩。

十六日，丙申，微陽，道士水竹唐元素，妙虛王德厚，竹泉倪守約房中觀羊

石。臯羽作觀羊石記云：金華洞爲皇初平叱石處，予嘗而聞之。髮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爲寶積觀。觀旁祠二仙，二仙即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變怪抵牾，宛然如羊形，多爲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士捨其餘，蓄觀中。余得借而觀者三處，其一在天井東，僅十數角，嶄然羣伏且起，狀無抵觸意。苔茸茸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並曲池之北岸，累石爲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臥者十八九，伏者十七，抵者蹶者十五，履險而跂者十三，倚而翫而乳者十一。若觀古彝尊之跡於石形，不求全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密，跂伏翫乳抵蹶，與前變態略同。復有拱而人立者，奇崛特甚，非前所有。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羣羊伍。余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擘，其化而爲羊，與茲羊之化爲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若馮而游，若蛻而休，莊乎

日與對，而汨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爲是物乎。道士顧笑，衆皆沉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爲然。故書以啓後之來游者。其所觀三處，道士曰倪守約，唐元素，王德厚云。石去初平仙後若干年，爲樵牧好事所取。及移來此，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於游者。非有所繫，故不書。

妙虛石旁有方竹一叢，蕭疎可愛。堂名蕭閒樓，有減筆隸物化二字，極佳。水竹留飲饌，王倪各爲煮茗。倪之徒石泉趙元清，疽發腦纒愈，未接客。入小桃源，路口有小桃源，物外洗耳三石刻，奇古，皆餘杭虞似良仲房八分書。未過橋爲物外亭。過橋有亭泉，上有臺，名滄浪。溪石皆磊砢，水激射爲峭峽，爲盤渦。道士徐南華攜酒肴，並青窻王易所書趙元清夢游小桃源四時詩來。青窻即故樞密王公之孫，名進思，官惠院，號淳齋，善書而好吟。以避世，立兄子爲子，使出贅。復分田送其妻歸母家，而自爲道士於此。

南華酌酒滄浪臺榭陰下。行至巖扉間，新構小亭，名別有天地，復酌亭上。巖扉有諸公題墨，新種桃梅夾道。道士周雲巖世昌要會酌樓上。石泉之徒王德謙益之攜琴鼓再行。

午從觀右登丹山，行窮林巨石間，觀丹竈及丹石。相傳某年丹光見石上，有道人養雞，見雞啄丹，取之，丹即飛去。今立祠與菴。祠前舊有老樹並，其中斷，倒架上半於其一附著而生，下半則僵立不相接，狀甚怪奇。今爲改祠，道士伐去。曾游者以爲言。丹山而左稍下，有丹井，泉極甘冷。一徑出小桃源之上，抵二仙祠。回宿寶積觀中。西廡石刻赤松山三大字，李陽冰篆，偉甚。以赤字從大，下作火，揭之有火災，故真不用，而存其刻云。十七日，丁酉，雨，欲往三洞，不可。遂入城，泊祥符寺，待霽，取道智者以往。十八日，戊戌，雨，留祥符。臯羽有塔影霧中深之句，韶卿足之。

十九日，己亥，陰，入寶婺觀。謁星祠，登八詠樓。寶祐丙辰歲，郡守謝奕修改，潛齋王楚書扁，今易以他書矣。時孛丁夫急，所帶奚奴不敢出市衢。詔卿自同臯羽，訪芙蓉盛太傅，共劇談世故。晚歸祥符。

二十日，庚子，新霽，約審言自蘭谿門會於北榭。詔卿父子，續古，審言，登七寶寺塔樓，拂塔院至道年碑石。遇且庵徐玉汝於盧士安卜肆。詔卿臯羽甚欲留訪諸老，以雨餘得霽，重於妨衆，遂行。既出城，遇抑齋劉權院，梅居邵深道，成齋王玉成於菱塘之東。王謝二道士自赤松來。西鹿田寺僧懷玉留而相導。詔卿賦北山道中，衆客皆和。

晴至智者寺。山路有亭，扁北山，唐乾元二年八月，緡雲縣令李陽冰篆書。入而爲倚松亭。過橋有亭，扁靈源，小憇亭上。又潛齋王公書靈源勝地四大字，寘之雲堂後廡，寺僧莫之貴也。

日夕過鳳凰山法清院。山形如鳳凰，舊爲法朗。石晉開運二年爲國泰，今改法清。山西有一怪松，偃蹇如盤龍。院僧圓矩云，昔潛齋王公嘗護以欄楯，游憇其下。是晚宿院中。

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清，酒狂士也。曉起攜詩見贈，有鳳凰山上鳳凰翔之句。聯中又以耕田鹿化石羊爲對。臨別密謂審言曰，余以鹿比僧，羊比道士，鳳凰比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語，衆皆絕倒。

從法清而西，過故康懿秦國長公主墳園。行十五里至金華觀。未至觀半里有歧徑，登山可至九龍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孝標讀書處也。三洞上爲朝真，中爲冰壺，下爲雙龍，三石扁皆飛帛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大字。觀之左爲椒亭，所從入洞路也。以山下平地言之，此則山巔，然而迢遞寬衍。觀之前，居民成聚，則此乃洞天之趾爾。

雙龍洞口，石室明淨，坐可二三百人。仰視石室紺碧，其隱約可名狀者，爲雲物，爲仙桃，爲道人比肩而立。龍首見其左，而尾懸右石壁上。又懸石至地，獨黃色，俗呼呂先生藏身，霞衣挂其旁。有北斗星窠。洞穴如萋頭，水淙淙從中出，即流入右偏，暗出洞外溪澗。

衆東炬揭裳，偃僕踏水入內洞，凡三數丈，首背皆擦石。舊卧小舟而入，今敝漏閣水際。既入，復虛曠如外洞。水從右流，莫測其淺深。執炬者一一相指告，見蜂窠石，水蛙石，石鐘，手撻之鐘聲。仙珠纍纍貫巖上。石門限雪山，山前雪，山後雪。望之皎然。仙笠懸巖石，石鼓，撻之鼓聲。有形蜿蜒，頭角鬚尾凡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石如玉，所謂雙龍也。貓一，獅子一，頭足尾具，額有珠。大龜黑色，白蛇糾繞其背，首入甲下，奇甚。筆格一。霜崖槩如繁霜。有卷石，小竅指面大，有水正滴竅中，名仙人硯滴，候片時纔一滴。仰觀洞

中，他無漏泉，獨此爾。浴室石樞，三足塘。懸鐘寶蓋，如名利講臺上所設，而加高大。海角虎蹲立，雲霞五色欲飛。極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水中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望月。又象足大二，小一。仙桂水波石，粼粼然，大者如浪。轉雪山後而左，爲滑臺，爲池，爲田，畦町高下可數。仙人挂衣橫十數丈，衣純素，祛袖蹙摺皆天成。又仙人眠石，方整可卧。仙人帽。日月二宮。復從洞口踏水而出。凡洞中所見，不假一毫錫鑿，而形狀自然。其妙處殆不可言也。

登山幾半里，至中洞。洞口視深處，乃暗穴。但聞潺潺水聲。束數炬相後先，若入井然，稍斜向內。衆魚貫而下，石滑且險。約三十丈至水簾，自高巖噴出，下有巨石盛之，即不知水之所往。水簾出處，前有懸石如鐘，又如飛鳳。視水簾以下，復沉沉深黑，人多不敢復入。臯羽毅然揚炬而前，詔卿續古

從之。由水簾之右轉而深入，巨石無數。回視水簾，乃在目前。愈入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筍，入空曠中，高可三四丈，色瑩如玉。從石筍而下，極底有石室，燥潔，曾游者留題在焉。回至水簾，漸可望明而上，不如入之險也。然不能深入，則不能盡其奇。來游者率望水簾而止爾。

又登山二里，韶卿父子，臯羽，續古，倩兩山童買竹薪束炬，至上洞。入洞而右爲觀音洞，從巖罅越石限而入。展轉愈高，攀援至觀音前。其石像天成，垂衣伸一足如土偶者。但高入巖罅，以炬燭之，僅得其半，而臂與面莫盡見也。旁有潭，深不可近，名觀音井，又名龍潭。

復路出，從大洞正面而入，歷三數坡陀。其石上雲霞波浪霜雪屋室之類，皆不減下洞所見。洞口天日之光斜射洞中石崖上，淡如月色，奇甚。內有石梁高挂，深可二三十丈，白龍護其左，蒼龍護其右。又入，有天池，深廣，四

畔峻壁不可下。池之裏，有崖如兩扉，而啓其一。極黑暗中，遠望石扉啓處，天光下燭。蓋洞天漏明而人莫知其處。名一線天。既隔天池，不得復深入也。

雙龍洞口題名石上。韶卿賦三洞天，金華北山三洞天，垂髻欲往今華顛。春風吹衣雨洗屐，瘦筇忽拄蒼山煙。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楠樛。步從飛橋瞰石洞，崖色閱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昂左尾右旋。就中暗穴如菱頤，急水瀉碧鳴媧絃。遡流束炬照徒涉，肩背擦石行拳拳。水窮路夷內景得，以炬交燭窮幽玄。細紋蹙波湧浪接，皓彩凝雪飛霜鮮。大爲獅子虎犀象，瑣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螭角尾具，一一玉爪擎蒼堅。穹龜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縈纏。鐘能鐘聲鼓能鼓，不假樅簾知誰懸。直樞斜檻藏涵室，短畦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霞，笑畫敗絮留丹鉛。

中途經過最深宵，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蟾浴海光嬋娟。
左巖架衣頗橫亘，疊摺衆皺垂蹁躑。自餘神怪不可極，似鑿非鑿錫非錫。
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視石井聞潺潺。入深踏險思絕綆，長竿揭炬後且先。
水簾可俯心爲悼，到此十九歸言造。嗜奇不憚歷磊砢，足以目故差輕便。
翻身却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復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
石乾徑開卻易進，玉筍拔地修而圓。宜爲淵處乃爲屋，亦或摩薛題新篇。
同游疑我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眠。林幽風起日已晚，猶晚高洞山之巔。
薪蒸可買樵我導，不遠數里仍攀緣。旁從右壁入深圻，如鐵戶限瓊爲櫺。
儼然海相挂珠絡，熟視始信非誇傳。左爲朝真正面入，便想笙鶴遶羣仙。
雲霞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洞專。歎然修梁架巖起，左右蒼白龍形全。
望中極底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扉內，知此明罅從何穿。

窟深壁峭不可往，安得插羽如飛鳶。嗟余茲遊尚牽俗，身所驟歷辭難宣。
但思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

是夕與懷玉同歸西鹿田寺，止宿寺丈室。後有奇石峭立，罅圻間可行。林
泉幽勝特甚。默成先生潘公大書其處云，余往來南北兩山餘二十年，獨
未曾至鹿田。紹興七年，四月十七日，同智者長老法銓來，於崎嶇險隘之
中，得虛曠寬閒之地。修篁喬木，巨石瀑泉，氣象雄偉，此蓋未之見，不獨甲
於金華也。自是評吾鄉山水，以此爲第一云。其丈室遂榜第一軒。上爲思
賢閣。是夜聽雨軒中。

二十二日，壬寅，曉霽，過東鹿田寺。廊廡列詩石，內有葉丞相衡集杜五言
四韻，中二聯云，水花分壑弱，山木抱雲稠。更宿招提境，還同惠遠遊。又僧
舍壁間，有郡倅金陵吳琳題詩，中一聯云，雲暗雨來疑是夜，山深寒在不

知春。潛齋王公嘗和其後。

行數里，至潛齋所營山橋。穆陵御書山橋書堂四大字。下有懶瓚巖，巖上有亭。亭之西，有石筍。又傍巖臨溪爲亭臺，遠望州城，城中之塔鑽小，雙溪如篆紋。路口有亭，扁北山。今亭臺皆蕪廢。

既下山，王謝道士登山取別徑歸赤松。至潛嶽寺前，帝臣審言同入城。詔卿，臯羽，續古，肖翁，取赤松源口虎頭巖下，道遇雨，抵上坦旅宿。

二十三日，癸卯，曉霽，近午，度太陽嶺。晚宿柳時聲居。聖傳之蘭溪，留詩以待。續古先歸。

二十四日，甲辰，口口過松巖陳粹翁。午與臯羽別，晚復雨。

二十五日，乙巳，詔卿父子回抵吳氏書塾。客有問金華勝游者，詔卿以詩敘其概云，赤松上下雨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西港晴來汀草長，北巖幽

處洞泉飛。風敲定磬鹿春過，月滿丹臺鶴夜歸。歷覽因知古詞客，感誇雲夢未全非。臯羽歸後，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跋

右金華洞天行記一小帙，蓋巖南方先生，晞髮謝先生，與諸老，并先伯父續古同游之所紀述也。當時距宋失國纔十四歲。然觀諸老情思，咸有黍離餘韻。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北山勝概，宛然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也。然要之己丑寶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歲而不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永初之例耳。後之觀斯帙者，庶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吳士鐸識。

方韶卿，浦江人，號巖南先生。元黃文獻公潛，柳文肅公貫，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華山，往往遇遺民故老。

於殘山剩水間，握手款款低徊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歌詩，以寓
參秀之遺意。龔聖子嘗論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
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謝臯羽建寧人，號晴髮先生。宋相文天祥聞
府延平，先生長揖軍門，署諮議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遂
流匿民間。之浙水東，日以吟詠爲事。每遇談宋事，輒悲咽淚下。宋景
濂先生謂其詩直遡盛唐而上，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餘
若陳帝臣吳績古等亦皆當時之高士，文章巨家也。共爲此卷，夫豈
易得哉。然俱世遠而莫之知。予故手錄一過，而略述二先生之行概
於後。餘亦不復攷矣。北山泉石雖自若，而寺觀消毀過半，欲究其遺
蹤，亦尚賴此卷之存云。天順庚辰十月朔，後生郭震述。

郭公震稱陳帝臣吳績古皆當時高士，文章巨公。燧按帝臣即正臣，

名公舉，府志賢達傳雖載而未詳。績古名似，則志竟缺載。府志曰：公
舉善屬文，與兄月泉山長公凱日與方鳳吳思齊爲文字交。由本邑
諭累遷江浙副提舉，與趙孟頫善。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不知府志
有未詳者，帝臣以文字起家，一時所交皆宗工碩士，若同邑方韶卿，
柳道傳，戴率初，吳興趙魏公，永康胡穆仲，相交尤密。嘗爲樓所居側，
顏曰光風霽月。及提舉來杭，西秦張樸，淮陰湯炳龍，莆田劉澆，永嘉
林景熙輩相率爲詩歌，以賦其事。穆仲爲之序。時魏公以集賢直學
士，行提舉江浙，與公舉情誼深厚。凡六七年，公舉秩滿歸，爲書洛神
一道，自題其末。大德十年五月四日也。具見世經堂胡之純序。及吳
彥貞方伯跋。吳似亦名似孫，則謙之子。謙善謝朝，於其卒爲營葬志
墓，輯士大夫哀誄爲哭謝編，見府志吳謙傳。似嘗館朝及鳳思齊，相

與討論典墳，播諸著作。後教諭山陰，略見吳溪集，惜邑志不錄。行事遺文，遂多湮沒。此予浦陽攷志所錄也。并志於此，以示人知所攷見云。崇禎丙子巧夕，東越張燧書。炳松案以上三跋均見存雅堂遺稿卷五前二跋並見宋遺民錄卷五金華游錄後

右游錄一卷，案諸家跋語俱無作者主名，但云方謝共成之而已。愚攷晞髮集臯羽自有游赤松觀石羊記，金華洞人物古蹟記二篇。其金華洞記末云，友人方鳳既集為行紀，志其變怪有差。則游錄為詔卿作無疑矣。謝記合三洞所見以數識之，總六十有四，併十二而五，得五十七。別出機杼，與此不同。而形容變怪，物無遜形，則一也。允宜與方記並行，而篋墩遺之，惜哉。至石羊記，詔卿全錄其文，不自為記，自是行文變化之法。而兩人相與之情，亦具見於此云。嘉慶戊辰，十月十四日，通介叟鮑廷博識。炳松案此跋見知不足齋叢書宋遺民錄卷五金華游錄後

金華游錄注

會稽徐 沁著
順德鄧 實校

謝朝金華游錄一卷，程敏政採入宋遺民錄中。或指爲方鳳作者，謂出自方氏譜抄。且以朝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有友人方君鳳既集爲行記之語，是宜歸鳳。予細閱錄中詩文，蓋以同游互見。若吳士諤跋語，又似諸老共成。兩集並存，固無不可。惟是錄首即云謝朝臯羽，且言韶卿攜子肖翁，篇末復以臯羽終之，非出鳳手可知。况鳳撰朝行狀云，其游蹟非勝絕處不到。如雁山、鼎湖、蛟門、候潮、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幽發奇，所至即以游錄述所賦詠。又云，有浙東西游錄九卷。此特其一，定爲朝作何疑。

歲月 按己丑歲，乃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距宋亡已十有四載。書甲子

金華游錄注合刊本

何氏校刊

者，殆用淵明義熙以後之例。自正月十一日辛卯至二十五日乙巳，凡旬有五日。

同游者七人。按朝憶舊游詩云，金華入北山，空響出靜竚。鹿田在其巔，肺石來風雨。有客六七人，昔游至其處。與錄中人數脗合。

謝朝 字臯羽，或稱羽臯，閩長溪人，後徙浦城。咸淳初，試進士不第，落魄泉漳間。會丞相信公開府延平，署諮議參軍。及信公被執，朝家室散亡，從亂軍中購得一子，力作自給。復迫於繇役，遂委而出游。自括蒼永嘉往來鄞越。時越有監簿王英孫，招騷人賦咏，因容朝。值六陵難作，與唐珏、林景熙輩共謀掩骼。久恐人覺，乃去而之浦陽。主吳渭家，與方鳳、吳思齊相依。嘗過嚴陵，登釣臺，哭信公，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竹石俱碎。謀集同好名氏作許劍錄，取吳季子意，將立石築亭。且度臺南爲

文塚以隱。名其會友之所曰沙社。期晚而有信。迨寓杭，娶劉氏女。未幾，卒，年四十七。所著晞髮集，音節悽感，寓屈平懷郢之悲。同志葬朝於嚴陵，以文稿殉。其徒吳貴祀於浦江月泉精舍，稱為晞髮先生。

方鳳

字韶卿，一字景山。

宋濂文學傳作名按謝翱魯國詩序稱方君景山又鳳自撰樓碧樓記未署景山方鳳當為字

世系出

唐玄英處士。於後居浦江鄭村。素負異材。詩通毛鄭二家言。初游杭，主閭門舍人王斌家，教其子大登小登。

胡翰傳指為陳宜中子者誤

斌與丞相陳宜中有

連，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進，不能用。時方洪任將作監丞，奇鳳才，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禮部，不中第。尋用特恩，授容州文學。宋亡，鳳遂歸隱。同里義烏令吳渭開家塾，嚴事之。間嘗出游，北至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偶有觸，輒泣下如霰。故其詩深於古今之感。每與吳思齊倡和，謝翱因序而題其篇曰風雨集。疾革命其子樗題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卒。

金華洞天行紀

二

何氏校刊

金華游錄注合刊本

年八十二，葬縣北八里化城院側。鳳好獎拔士類。黃潛柳貫咸出其門。當宋季文敝，每言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性不喜媿，讀唐傅奕傳，壯其為人。所著有正人心書，惜未行世。存雅堂稿散軼殆盡。龔聖予開評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其推許如此。時稱為巖南先生。

方肖翁

名樗，字壽父，亦稱肖翁。鳳長子。按鳳撰翱行狀云：翁衡與余子

肖俱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則當名肖矣。蓋宋人於名字外，別有小名

小字。然則肖翁者又其小字也。其弟梓，初名育，亦字育翁。柳貫撰巖南

墓碣云：男二人，樗梓，克以儒承家。樗後成進士。按聖昌寺記云：進士邑人方樗仕邑學正，

愛吳立夫萊敏異，以女妻之，即世所稱淵穎先生者。宋濂文學傳謂樗

亦精於詩，無愧於鳳云。